

弗洛伊德的躺椅 与 尼采的天空

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李双志 著

DAS DEUTSCHE FIN DE SIÈCLE IM ZEICHEN
VON FREUD UND NIETZSCHE

弗洛伊德的躺椅 与 尼采的天空

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李双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 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 李双志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艺文志新书)

ISBN 978-7-5321-7928-2

I. ①弗… II. ①李… III. ①德语—文学研究—世界—现代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48288号

发 行 人: 毕 胜

责任编辑: 肖海鸥

装帧设计: 张 卉 / halo-pages.com

内文制作: 常 亭

书 名: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 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作 者: 李双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16,000

印 次: 2021年5月第1版 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7928-2/I.6287

定 价: 52.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目 录

- 导 论 欧洲的“世纪末”潮流与德意志的“特殊道路” / 1
- 第一章 德奥“世纪末”的思想资源：尼采与弗洛伊德 / 37
- 尼采作为美学路标的多重影响 / 39
-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性欲学说：时代话语 / 67
- 第二章 德奥大都市：现代化体验的文化映射场 / 99
- 作为大都市现象的世纪末 / 101
- 维也纳：守旧与革新的二重奏 / 110
- 柏林：新崛起的现代大都市 / 128
- 慕尼黑：“熠熠闪光”的波西米亚之都 / 144
- 附：格奥尔格及其圈子在德奥世纪末中的特殊地位 / 160
- 第三章 颓废与没落的多重叙述 / 171
- 豪普特曼的病态家族 / 177
- 安德里安的自恋少年 / 187
- 托马斯·曼的家族衰落编年史 / 199

第四章	情欲书写中的反叛与讽刺 / 215
	硕布施瓦夫斯基的梦幻式狂欢 / 220
	“丑闻作家”笔下的性本能与世纪末社会 / 235
	雷文特罗的女性写作 / 262
第五章	审美幻境的破灭 / 275
	霍夫曼斯塔尔的唯美批判 / 281
	托马斯·曼的美少年死神 / 305
结 语	德语国家的世纪末：一种现代文化形态 / 321
	参考文献 / 329
	后记 / 343

导论

欧洲的“世纪末”潮流
与德意志的“特殊道路”

在欧洲文化史与文学史中，“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一词有着奇特的魅力，既包含着沉郁低回的哀叹伤感，又暗示着绮丽诡谲的个性张扬，凝聚了一个特殊历史时刻的心理动能与美学刺激，或可视为现代文化在审美层面上的最初图式之一。这个图式在文学文本中的一个经典显象，出现在下面这段对话里：

“当然是这样，亨利勋爵。要不是我们女人爱你们的缺点，你们不知会落到怎样的田地。你们一定谁也娶不到老婆。你们会变成一群可怜巴巴的光棍。不过，尽管如此，你们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如今有家室的人生活都像光棍，而光棍反倒像有家室的。”

“这就叫做世纪末（Fin de siècle）。”亨利勋爵咕哝了一句。

“这叫做世界的末日（Fin du globe）。”女主人作了修正。

“但愿是世界的末日，”道连感慨地叹道。“生活太令人失望了。”¹

1 [英]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这段对话出自王尔德的《道连·葛雷的画像》。这部作品最初发表于1890年，在1891年以修订后的小说形式出版，以美男子道连·葛雷追求不受道德伦理束缚的享乐生活为核心情节，“深入发扬了艺术高于生活的颓废理念”¹，向来被视为颓废—唯美派的里程碑式杰作。在上文中，“世纪末”与世界之终结相连接，被两位贵族用来描述颠倒的情爱婚姻关系，带有玩世的戏谑腔调，展示着当时正流行于沙龙的感伤姿态。不过，世纪末对于这部小说来说，不仅仅是个时髦的沙龙词汇，更标示出一种富于挑衅意味的生存方式，一种非道德的价值取向，一种着力于感官刺激的文学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从另一个文本移植而来。道连·葛雷在亨利勋爵的指点下潜心阅读一本“黄封面的书”，从而迈入了文字构造出的感官幻境：

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样一本奇书。他觉得，仿佛全世界的罪恶都穿上了精美的衣服，在柔美的笛声伴奏下默默地从他面前一一走过。凡是以前他曾迷离恍惚地梦见的事物，一下子都变得十分真实，而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物，也逐渐显露出形象。[……]这是一本有毒的书。似乎书页上附着浓郁的熏香，搅得人心神不安。道连一章又一章地读着，词句的抑扬顿挫、音韵的微妙变化，好像充满了复杂的叠句和乐章，巧妙地一再出现，在他的头脑里

1 Denisoff, Dennis: "Decadence and aesthetic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Fin de siècle*. ed. by Gail Marshall. Cambridge 2007. P. 40.

形成了一种幻想曲，一种梦幻病，使他昏昏然竟不知夜之将临。¹

这本让美男子道连神魂颠倒并奉为人生指南（“那个独特的巴黎青年，在道连心目中成了他自己的原型，而整个这本书所讲的就好像是他自己一生的故事”）的小书，是真实存在的一本小说。这便是法国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在1884年发表的《逆流》，“一整个时代的圣经”²，“史上最重要的颓废之作”³。在这部小说里，于斯曼描写了离群索居的贵族德赛森特（Des Esseintes）如何通过珠宝饰品、花卉、文学、绘画、家居装置以至情色回忆或幻想来构造一个充满感官刺激和奇异趣味的私密生活空间，充分呈现了离经叛道的颓废风格。对精微、怪异、惊世骇俗的审美体验的偏好，无疑是世纪末美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王尔德笔下的主人公便追随德赛森特而投身于这样的审美体验，并以自身的不变美貌去获取不可穷尽的享乐资源，力求彻底摆脱“令人失望的生活”也即庸常生活的束缚，将世纪末的感时伤怀转变为世纪末的及时行乐，直至最后罪行败落而以老丑的模样死于自己的画像下。王尔德因而以这个带有哥特风格的童话故事进一步发挥了于斯曼的颓废风格，并且加入了另一重生活与艺术对立的寓意与英

1 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第139—140页。

2 Wolfgang Asholt; Walter Fähnders [Hrsg.]: *Fin de siècle. Erzählungen, Gedichte, Essays*. Stuttgart: Reclam 1993. S. 418.

3 Dennis Denisoff: “Decadence and aesthetic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Fin de siècle*. ed. by Gail Mars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8.

国特有的纨绔风尚。反抗市民价值观的法国“逆流”经此改造之后，在英国也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波澜。

值得注意的是，《逆流》这部小说本身也在文本内部直接追溯了“颓废派与唯美主义的异类传统”¹。在书中第十四章，德赛森特评点了他所钟爱的同时代法国作家，尤其是龚古尔兄弟、福楼拜、魏尔兰与马拉美，并由此追溯了波德莱尔和爱伦·坡，将之类比于古罗马帝国衰败时期的颓废作家。于斯曼通过描写自己的主人公与这些作家的意趣投合，实际上坦然承接了这一条文学脉络，并借机表明了自己所属的这一派颓废文学的特殊品质：

确实，一种文学的颓废，因思想的老迈而衰弱，因句法的滥用而疲竭，无可救药地伤害了其肌体，它只对那些使病人发烧的好奇心敏感，然而却在没落过程中急于表达一切，执意弥补所有被遗漏的享乐，并在弥留之际遗赠最微妙的痛苦回忆，它以最浓缩和最精美的方式，体现在马拉美身上。

这就是波德莱尔和坡的精髓，被推向表达的顶峰；这就是他们细腻和强大的精华养分，还在蒸馏出来，散发新的香味，带来新的陶醉。²

在颓废³之中感受到奇异之美，这实际上宣告了一种新的美

1 Dennis Denisoff: "Decadence and aestheticism". P. 32.

2 [法]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

3 关于世纪末美学中的颓废定义，详见第三章。

学范式的产生。波德莱尔和坡在此被并列为该范式的初创者，这并非于斯曼个人的联想。1857年，波德莱尔正是在《再论埃德加·爱伦·坡》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推出了为“颓废文学”辩护的美学主张。他将符合传统美学典范的作品比作无趣的村妇，而将富于现代气息的所谓颓废文学比作如此一位美人，“衣着的全部表现力和她的深刻而原始的魅力结为一体，举止自若，自觉而自制，说话的声音仿佛一件调好的乐器，目光中充满了思想，流露的都是它愿意流露的东西”。¹接着，他又借用夕阳的比喻来描绘将颓废作为美感来源的特殊美学倾向：

在这奄奄一息的太阳的变幻中，某些富有诗意的人发现了新的快乐：他们发现了耀眼的柱廊，熔金的瀑布，火的天堂，忧伤的光辉，悔恨的快感，梦幻的一切魔力，鸦片产生的一切回忆。在他们眼中，落日的确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灵魂的譬喻，它没入天际，却奉献出大量的思想和梦幻。²

波德莱尔取道颓废的刺激以追求诗歌独立价值的美学主张和他通过诗集《恶之花》所进行的相应的文学创作实践，标志着十九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发展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峰阶段，诗歌及文学与追求真与善的道德伦理要求脱钩，另类的审美领域如邪恶、死亡、迷醉和不羁的情欲成为歌咏的对象。这当然只

1 [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2 同上书，第169页。

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众多面向之一，但却是极有冲击力与现代美学意义的一个面向。波德莱尔正是以此成为世纪末美学的重要先驱，他对市民道德及其审美趣味的藐视，对另类之美与艺术幻境的探索，对诗歌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强调，几乎已经构成了世纪末一代诗人和作家从事类似创作的基本框架。不过，波德莱尔所走的美学道路，也正是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应和着文艺界弥漫的末日情绪，才会格外受人青睐和追随，继而发展为一场席卷欧洲的美学运动。

法国作家与诗人当然是波德莱尔及其盟友——提倡“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直接传人。从1880年开始，不仅有于斯曼、魏尔伦、马拉美这样的杰出诗人和小说家为世纪末美学贡献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诸多作品，进一步释放了挑战市民道德伦理的美学叛逆的潜力，而且以小众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颓废派亚文化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安纳托·巴茹（Anatole Baju）于1886年创办的《颓废派》杂志，该杂志后更名为《颓废文艺》，维持到1889年。撰稿人包括魏尔伦、让·洛兰（Jean Lorrain）、拉希尔德（Rachilde）等美学倾向一致或接近的颓废派作家。此外，作家茹维诺（F. de Jouvenot）和米卡（H. Micard）在1888年首演的四幕剧径直以“世纪末”为标题，体现了这一概念此时在文艺界的流行。巴茹在他的《致〈颓废文艺〉读者》一文中明确将世纪之末的危机感与对社会变迁的敏锐感知视为颓废文学兴起的直接原因：

宗教、道德、法律，一切都在颓败，或者不如说：一切都在经历无可逆转的变革。

社会在一个文明的侵蚀作用下瓦解四散。

现代人是一个饕足者。

欲望、感受、品味、奢侈、享乐的精细化；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症、催眠、吗啡瘾、科学骗局、无以复加的叔本华主义——这都是社会剧变的先兆。

尤其语言中出现了这变化的最初症候。

新的需求对应于新的理念，微妙而精细分化以至无穷。所以才有必要创造前所未闻的词汇来表达如此一种情感和生理感受的复杂性。

[……]

我们将成为一种理想文学的先锋，隐秘的类型变化的开路者，这一变化将冲刷掉彼此叠加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简而言之，我们将成为马赫迪¹，永远地呼喊出已提纯为仙药的信条，已提炼成精华的高贵词语：胜利的颓废主义。²

正如意大利学者马里奥·普拉茨（Mario Praz）所言，“波德莱尔只是撒播了食肉的、奇异的、腐烂的热带植物的种子，

1 伊斯兰教中传说会在最后审判日之前降临时间的救世主。

2 Anatole Baju: “An die Leser des Décadent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In: Wolfgang Asholt; Walter Fähnders: *Fin de siècle. Erzählungen, Gedichte, Essays*. S. 169-170.

这些种子在世纪末的暖房气候里发育至鲜花绽放。”¹ 在十九世纪走向终结之际，敏感的诗人与作家感受到的是旧时代、旧社会、旧体制和旧文学的终结，因而会在他们认为已失效的古典理想与道德律令之外追求新的词汇、新的意象和新的风格来表达此时更趋精细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此过程中，波德莱尔所宣扬的具有反叛性的另类之美，他在颓亡和病态中发现的奇异魅力，成为了这种审美追求的核心要素，演化为盛行一时的文艺气象。而这种气象也迅速北移，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催生出了一个“黄色的九十年代”（the Yellow Nineties）。

英国的所谓“维多利亚时期的世纪末”（Victorian fin de siècle）其实并非毫无本国诗学思潮的传承。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拉斐尔前派的美术改革运动和牛津大学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美学理论著作都为唯美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不过，要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作为对维多利亚时期严苛的道德风尚的反叛，唯美主义与颓废文艺才真正风起云涌直至蔚为大观。与法国类似，这一文艺热潮的一个鲜明标志也是杂志：发行于1894年至1897年的插图文艺期刊《黄面志》（The Yellow Book）被视为“这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先锋杂志”，“体现了颓废与唯美的核心品质”²。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当时已经成名的乔治·埃杰顿（George Egerto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乔治·摩尔（George Moore），也

1 Mario Praz: *Liebe, Tod und Teufel. Die schwarze Romantik*. übersetzt aus dem Italienischen von Lisa Rüdiger.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 S. 155.

2 Dennis Denisoff: “Decadence and aestheticism”. P. 41, 42.

有后来声名大振的诗人叶芝 (W. B. Yeats) 和科幻作家威尔斯 (H. G. Wells)。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为《黄面志》担任美术编辑并为其创作了大量插画的奥伯利·比亚兹莱 (Aubrey Beardsley), 其创作的黑白插画以华丽、怪诞、邪魅的风格奠定了《黄面志》的公众形象。王尔德虽然不是《黄面志》的撰稿人, 但是却与这本杂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毕竟他笔下的道连·葛雷所读的《逆流》就是一本“黄封面的小书”。恰恰也是这本杂志, 显示了法国的世纪末风潮对英国文艺界的决定性影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温特劳博 (Stanley Weintraub) 所言, “《黄面志》的颜色是‘黄色九十年代’的一个恰切反映, 在这十年里维多利亚主义在文艺风尚中逐渐让位于摄政时期的态度与法国的影响; 因为黄色不仅仅装点了臭名昭著、纨绔风盛行的前维多利亚的摄政时代, 也是据说邪恶与颓废的法国小说的装饰色彩。”¹ 而英国唯美—颓废文学运动中的一员力将, 亚瑟·西蒙斯 (Arthur Symons) 就曾以龚古尔、魏尔伦、于斯曼为范例来向英国文坛介绍“文学中的颓废运动”, 并且从文学风格的角度对文艺上的颓废概念进行了鉴别:

当今最具代表性的文学 [……] 当然不是古典的, 也和古典与浪漫之间的古老对峙毫无关系。在这风尚背后, 无疑是一种颓废: 强烈的自我意识, 对钻研的躁动好奇, 过分微

1 Stanley Weintraub: *The Yellow Book: Quintessence of the Ninet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P. 99.

妙的精致之精致，精神与道德上的逆常。如果我们所称的古典确实是最高的艺术——完美的简朴、完美的清晰、完美的均衡，那些最高的品质——那么今天的典型文学，纵然有趣、美丽、新颖，却也的确是一种新而美而有趣的疾病。¹

虽然西蒙斯还是以古典主义的完美为参照，指出了颓废风格在艺术追求上的“病态”，但是他使用疾病这一貌似贬义的名词，恰如他所推崇的波德莱尔使用毒药之类刺激性强的语汇，都是在刻画这种美学追求所具有的离经叛道的品格和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而不是对其进行道德评判或苛责。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指明，这种文学上的颓废派比古典主义更能体现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状态，更适合于表现本身的发展已走向失衡与过度的社会：

而这种灵魂的非理性[……]，这种不稳定的均衡，[……]无非是另一种“世纪末病症”（maladie Fin de siècle）。正由于其形式上的病态，这种文学才如此典型地对应于一个发展到过度奢侈、过度讲究、太倦怠而不再相信行动、太不确定而无法在思考与行动中有所侧重的文明。²

1 Arthur Symons: "The Decaden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1893)". In: *The Fin de siècle. A Reader in Cultural History, c. 1880-1900*. Ed. by Sally Ledger; Roger Luckhur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5.

2 同上书，P. 106。